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四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伍存墳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卷四十一

論語二十三

顔淵篇上

顔淵問仁章

顔子生平只是受用克己復禮四箇字不遷不貳三月不違不改其樂

○道夫

顔子克己如紅爐上一點雪道夫

克已復禮間不容髪無私便是仁　道夫

克已復禮如通溝渠壅塞仁乃水流也　可學

克已復禮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　若海

克已亦别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謨

龔郯伯説克去已私後却方復禮曰克已復禮一如將水去救火相似又似一件事又似兩件事　時舉○植同

克已則禮自復閑邪則誠自存非克已外别有復禮閑

邪外別有存誠賀孫○此非定說

克己復禮所以言禮者謂有規矩則防範自嚴更不透漏必大

克己復禮為仁與可以為仁矣之為如謂之相似與孝弟為仁之本為仁由己之為不同節

一於禮之謂仁只是仁在內為人欲所蔽如一重膜遮了克去己私復禮乃見仁仁禮非是二物可學

問克己復禮如見大賓之時指何者為仁曰存得心之

本體節

因説克己或曰若是人欲則易見但恐自説是天理處
却是人欲所以為難曰固是如此且從易見底克去
又却理會難見底如剝百合須去了一重方始去那
第二重今且將義利兩字分箇界限緊緊走從這邊
來其間細碎工夫又一面理會如做屋柱一般且去
了一重麄皮又慢慢出細令人不曽做得第一重便
要做第二重工夫去如中庸説戒慎乎其所不睹恐

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此是尋常工夫都做了故又說出向上一層工夫以見義理之無窮耳不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不愼便只去愼獨無此理也雉

元翰問克去己私最是難事如今且於日用間每事尋箇是處只就心上驗之覺得是時此心便安此莫是仁否曰此又似說義却未見得仁又況做事只要靠着心但恐己私未克時此心亦有時解錯認了不若

日用間只就事上子細思量體認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着力除去了私底不要做一味就理上去做次第漸漸見得道理自然純熟仁亦可見且如聖賢千言萬語雖不同都只是說這道理且將聖賢說底看一句如此說一句如彼說逐句把來湊看次第合得都是這道理或說如今一等非理事固不敢做只在書院中時亦自有一般私意難識所謂孜孜為善孜孜為利於善利之中却解錯認曰且做得一重又

做一重大槩且要得界限分明遂以手畫扇中間云這一邊是善這一邊是利認得善利底界限了又却就這一邊體認纖悉不是處克將去聖人所以下箇克字譬如相殺相似定要克勝得他大率克己工夫是自著力做底事與他人殊不相干緊緊閉門自就身上子細體認覺得才有私意便克去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夫子說得大段分曉吕與叔克己銘却有病他說須於與物相對時克若此則是併物亦

克也己私可克物如何克得去己私是自家身上事與物未相干在明作

林安卿問克復工夫全在克字上蓋是就發動處克將去必因有動而後天理人欲之幾始分方知所決擇而用力也曰如此則未動以前不消得用力只消動處用力便得如此得否且更子細次早問看得如何林舉注中程子所言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為對只這箇也只是徹有些如此分若論敬則自是

徹頭徹尾要底如公昨夜之說只是發動方用克則未發時不成只在這裏打瞌睡懞憧等有私欲來時旋捉來克如此得否又曰若待發見而後克不亦晚乎發時固是用克未發時也須致其精明如烈火之不可犯始得僩

或問克己之私有三氣稟耳目鼻口之欲及人我是也不知那箇是夫子所指者曰三者皆在裏然非禮勿視聽言動則耳目口鼻之欲較多又問克者勝也不

如以克訓治較穩曰治字緩了且如捱得一分也是治捱得二分也是治勝便是打疊殺了他學蒙

或曰克己是勝己之私之謂克否曰然曰如何知得是私後克將去曰隨其所知者漸漸克去或曰南軒作克己齋銘不取子雲之說如何曰不知南軒何故如此說恐只是一時信筆寫將去殊欠商量曰聞學中令已開又曰悔不及矣去僞

克己復禮不可將理字來訓禮字克去己私固即能復

天理不成克已後便都没事惟是克去已私了到這裏恰好著精細底工夫故必又復禮方是仁聖人卻不只說克已為仁須說克已復禮為仁見得禮便事事有箇自然底規矩準則

克已須著復於禮賀孫問非天理便是人欲克盡人欲便是天理如何卻說克已了又須著復於禮曰固是克了已便是理然亦有但知克已而不能復於禮故聖人對說在這裏卻不只道克已為仁須著箇復禮

庶幾不失其則下文云非禮勿聽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緣本來只有此禮所以克已是要得復此禮若是佛家儘有能克已者雖謂之無已私可也然却不曾復得禮也聖人之教所以以復禮為主若但知克已則下梢必墮於空寂如釋氏之為矣亞夫又問曰如坐如尸立如齊此是理如箕踞跛倚此是非禮去其箕踞跛倚宜若便是理然未能如尸如齊尚是已私　賀孫○此下三條疑聞同錄異而楨錄尤詳

亞夫問克己復禮章曰今人但說克己更不說復禮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是克己復禮之目也顏子會問夫子會答答得來包括得盡己字與禮字正相對說禮便有規矩準繩且以坐立言之己便是箕踞禮便是坐如尸己便是跛倚禮便是立如齊但如此看便見又曰克己是大做工夫復禮是事事皆落腔窠克己便能復禮步步皆合規矩準繩非是克己之外別有復禮工夫也釋氏之學只是克己更無復禮

工夫所以不中節文便至以君臣為父子父子為君臣一齊亂了吾儒克己便復禮見得工夫精細聖人說得來本末精粗具舉下面四箇勿字便是克與復工夫皆以禮為準也克己復禮便是捉得病根對證下藥仲弓主敬行恕是且涵養將去是非猶未定涵養得到一步又進一步方添得許多見識克己復禮便剛決克除將去南升

亞夫問克己復禮疑若克己後便已是仁不知復禮還

又是一重工夫否曰已與禮對立克去已後必復於禮然後為仁若克去已私便無一事則克之後須落空去了且如坐當如尸立當如齊此禮也坐而倨傲立而跛倚此已私也克去已私則不容倨傲而跛倚然必使之如尸如齊方合禮也故克已者必須復此身於規矩準繩之中乃所以為仁也又問若以禮與已對看當從禮說去禮者天理之節文起居動作莫非天理起居動作之間莫不渾全是禮則是仁若皆

不合節文便都是私意不可謂仁曰不必皆不合節文但才有一處不合節文便是欠闕若克去已私而安頓不著便是不入他腔窠且如父子自是父子之禮君臣自是君臣之禮若把君臣做父子父子做君臣便不是禮又問克已復禮與主敬行恕之別曰仲弓方始是養在這裏中間未見得如何顏子克已復禮便規模大精粗本末一齊該貫在這裏又問克已復禮如何分精粗曰若以克去已私言之便克已是

精底工夫到禮之節文有所欠闕便是粗者未盡然克已又只是克去私意若未能有細密工夫一一入他規矩準繩之中便未是復禮如此則復禮却乃是精處時舉因問夜來先生謂坐如尸立如齊是禮倨傲跛倚是已有知倨傲跛倚為非禮而克之然乃未能如尸如齊者便是雖已克已而未能復禮也曰跛倚倨傲亦未必盡是私意亦有性自坦率者伊川所謂人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邪心也佛氏之學超

出世故無足以累其心不可謂之有私意然只見他空底不見實理所以都無規矩準繩曰佛氏雖無私意然源頭是自私其身便是有箇大私意了曰他初間也未便盡是私意但只是見得偏了時舉曰先生向所作克齋記云克己者所以復禮非克己之外别有所謂復禮之功是如何曰便是當時也說得忒快了明道謂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如此等語也說忒高了孔子說克己復禮便

都是實曰如此則克己復禮分明是兩節工夫曰也不用做兩節看但不會做工夫底克己了猶未能復禮會做工夫底才克己便復禮也先生因言學者讀書須要體認靜時要體認得親切動時要别白得分明如此讀書方為有益時舉

曰𥫗問克己復禮曰人只有天理人欲兩途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即無不屬天理又不屬人欲底一節且如坐如尸是天理跛倚是人欲克去跛倚而未能如尸

即是克得未盡却不是未能如尸之時不係人欲也須是立箇界限將那未能復禮時底都把做人欲斷定先生又曰禮是自家本有底所以說箇復不是待克了已方去復禮克得那一分人欲去便復得這一分天理來克得那二分已去便復得這二分禮來且如箕踞非禮自家克去箕踞稍稍端坐雖未能如尸便復得這些箇來又問如磨昏鏡相似磨得一分塵埃去復得一分明白便是如此然而世間却有能克

已而不能復禮者佛老是也佛老不可謂之有私欲只是他元無這禮克己私了却空蕩蕩地他是見得這理元不是當克已了無歸著處又問所以喚做禮而不謂之理者莫是禮便是實了有準則有著實處曰只說理却空去了這箇禮是那天理節文教人有準則處佛老只為元無這禮克來克去空了只如曾點見處便見這意思又問曾點見得了若能如顏子實做工夫去如何曰曾點與顏子見處不同曾點只

是見他精英底却不見那粗底顔子天資髙精粗本末一時見得透了便知得道合恁地下學上達去只是被他一時見透所以恁做將去曾點但只見得這向上底道理所以㑛中自在受用處從容因問曾點資質莫是與顔子相反曰不是與顔子相反却與曾參相反他父子間為學大不同曾參是逐些子推將去曾點是只見他向上底了便不肯做又問子路若達為國以禮道理如何便是這氣象曰若達時事事

都見得是自然底天理既是天理無許多費力生受又問子路就使達得却只是事為之末如何比得這箇曰理會得這道理雖事為之末亦是道理莫春者春服既成何嘗不是事為來又問三子皆事為之末何故子路達得便是這氣象曰子路才氣去得他雖麄暴些纔理會這道理便就這箇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上面却是這箇氣象求赤二子雖似謹細却只是安排來底又更是他才氣小了子路是甚麽

樣才氣先生又曰曾點之學無聖人為之依歸便是佛老去如琴張曾晳已做出這般事來又曰其克己往往吾儒之所不及但只他無那禮可復𡸁再舉未能至於復禮以前皆是己私未盡克去曰這是旋克將去𡸁因說夜來說浴乎沂等數句意在言外本為見得此數句只是見得曾點受用自在處却不曾見得曾點見那道理處須當分明先從這數句上體究出曾點所以如此灑落因箇甚麼曰這數句只是見

得曾點從容自在處見得道理處却不在此然而却
當就這看出來又曰只爲三子見得低了曾點恁地
說出來夫子所以與之然而終不似說顏子時說他
只說是狂者正爲只見得如此做來却不恁地又曰
爲國以禮之禮却不只是繁文末節㬗問莫便是那
克已復禮之禮曰禮是那天地自然之理理會得時
繁文末節皆在其中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却只是這
箇道理千條萬緒貫通來只是一箇道理夫子所以

說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忠恕而已矣是也蓋為道理出來處只是一源散見事物都是一箇物事做出底一草一木與他夏葛冬裘渴飲饑食君臣父子禮樂器數都是天理流行活潑潑地那一件不是天理中出來見得透徹後都是天理理會不得則一事各自是一事一物各自是一物草木各自是草木不干自己事倒是莊老有這般說話莊子云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㬥因問這

禮字恁地重看曰只是這箇道理有說得開朗底有說得細密底復禮之禮說得較細密博文約禮知崇禮卑禮字都說得細密知崇是見得開朗禮卑是要確守得底又曰早間與亞夫說得那克己復禮是克己便是復禮不是克己了方待復禮不是做兩截工夫就這裏克將去這上面便復得來明道說那克己則私心去自能復禮雖不學禮文而禮意已得這箇說得不相似又曰克己復禮是合掌說底植

孔子告顔淵只説克己復禮若是克得己復得禮便自見仁分曉如往長安元不曾説與長安有甚物事如何但向説向西去少間他到長安自見得夔孫

因論克己復禮洽歎曰為學之艱未有如私欲之難克也先生曰有柰他不得時有與他做一片時洽○謙之録云有言私欲難去曰難有時忘了他有時便與人為一片了

非禮即己克己便復禮克己復禮便是仁天下歸仁天下以仁歸之閎祖

問克己復禮即仁乎曰克己復禮當下便是仁非復禮之外別有仁也此閒不容髮無私便是仁所以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若真箇一日打併得淨潔便是仁如昨日病今日愈便不是病伯羽

一日克己復禮則一日天下歸仁二日克己復禮則二日天下歸仁夔孫

或問天下歸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使天下於此皆稱其仁又問一日之間安能如此曰非是一日便能如此

只是有此理節

或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何故以仁與之曰令一日克己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日內都是仁底事則天下都以仁與之一月能克己復禮天下人來點檢他一月內都無不仁底事則一月以仁與之若今日如此明日不如此便不會以仁與之也銖

問一日克己天下歸仁若是聖人固無可克其餘則雖是大賢亦須着工夫如何一日之間便能如此雖顏

子亦須從事於四勿曰若是果能克己復禮了自然能如此呂氏曰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廣

因問一日克己復禮曰呂氏說得兩句最好云一日有是心則一日有是德蓋一日真箇能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須道我這箇是仁始得若一日之內事事皆仁安得天下不以仁歸之雉○祖道録云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

一日存此心則一日有此德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不是恁地略用工夫便一日自能如此須是積工夫

到這裏若道是一日克已復禮天下便一向歸其仁也不得若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歸其仁明日若不克已復禮天下又不歸仁賀孫

問天下歸仁先生言一日能克已復禮天下皆以仁之名歸之與前說不同何也曰所以克已復禮者是先有為仁之實而後人以仁之名歸之也卓

問一日克已復禮如何使天下便能歸仁曰若真能一日克已復禮則天下有歸仁之理這處亦如在家無

怨在邦無怨意思在家無怨一家歸其仁在邦無怨
一邦歸其仁就仲弓告止於邦家顏子體段如此便
以其極處告之又曰歸猶歸重之意寓
問克己復禮為仁曰克去己私復此天理便是仁只克
己復禮如以刀割物刀是自己刀就此便割物不須
更借別人刀也天下歸仁天下之人以仁稱之也解
釋經義須是實歷其事方見着實如說反身而誠樂
莫大焉所謂誠者必須實能盡得此理仁義禮智無

一些欠闕他底如何不樂既無實得樂自何而生天下歸仁之義亦類此既能克己復禮豈更有人以不仁見稱之理　謨

或問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曰人能克己則日間所行事事皆無私意而合天理耳

問顔淵問仁孔子對以克己復禮顔淵請問其目則對以非禮勿視聽言動看得用力只在勿字上曰亦須是要睹當得是禮與非禮　文蔚

非禮勿視說文謂勿字似旗脚此旗一麾三軍盡退工夫只在勿字上纔見非禮來則以勿字禁止之纔禁止便克己纔克去便能復禮又云顏子力量大聖人便就他一刀截斷若仲弓則是閉門自守不放賊入來底然敬恕上更好做工夫明作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曰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如此類工夫却易視遠惟明才不遠便是不明聽德惟聰才非德便是不聽如此類工夫却難視聽言動但

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

非禮勿視勿聽姦聲亂色不留聦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所視寓

元翰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看來都在視上曰不專在視上然聽亦自不好只緣先有視聽便引惹得言動所以先說視聽後說言動佛家所謂視聽甚無道理且謂物雖視前我元不曾視與我自不相干如此却是將眼光逐流入鬧可也聽亦然天下豈有此理坐間

舉佛書亦有克己底說話先生曰所以不可行者却無復禮一段事既克己若不復禮如何得東坡說思無邪有數語極好他說纔有思便有邪無思時又只如死灰却要得無思時不如死灰有思時却不邪明作

敬之問上面克己復禮是要克盡己私下面四勿是嚴立禁制使之用力曰此一章聖人說只是要他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歸仁是言克己復禮之效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言克己復禮工夫處在

我而不在人下面請問其目則是顔子更欲聖人詳言之耳蓋非禮勿視便是要在視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聽是要在聽上克己復禮非禮勿言是要在言上克己復禮非禮勿動是要在動上克己復禮前後反復只說這四箇字若如公說却是把做兩截意思看了 時舉

問顔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嘗見南軒云勿字雖是禁止之辭然中須要有主宰始得不然則將見

禁止於西而生於東禁止於此而發於彼蓋有力不
暇給者矣主宰云何敬而已矣先生曰不須更添字
又是兩沓了先生問祖道曰公見南軒如何曰初學
小生何足以窺大賢君子曰試一言之曰南軒大本
完具資禀粹然卻恐玩索處更欠精密曰未可如此
議之某嘗論未發之謂中字以為在中之義南軒深
以為不然及某再書論之書未至而南軒遺書來以
為是南軒見識純粹踐行誠實使人望而敬畏之某

不及也 祖道

問顏淵孔子未告以克己復禮當如何用工夫曰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等可見又問云云曰只消就克己復禮上理會便了只管如此説甚麽 賀孫

問論語顏淵問仁與問為邦畢竟先是問仁先是問為邦曰看他自是有這克己復禮底工夫後方做得那四代禮樂底事業 卓

顏子聞克己復禮又問其目直是詳審曾子一唯悟道

直是直截如何曰顔子資質固髙於曾子顔子問曰却是初學時曾子一唯年老成熟時也謨

人須會問始得砥録作為學須善問聖門顔子也是會問他問仁曰克己復禮為仁聖人恁地答他若令人到這裏須問如何謂之克己如何謂之復禮顔子但言請問其目到聖人答他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他更不再問非禮是如何勿視是如何勿聽是如何勿言勿動又是如何但言回雖不敏請事斯語

矣這是箇答問底樣子到司馬牛問得便矬聖人答他問仁處他說其言也訒斯謂之仁矣乎他心都向外去未必將來做切已工夫所以問得如此又謂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恰似要與聖人相拗底說話砥録云却不向裏思量只管問出外來正明道所謂揜前說揜也這處亦是箇不會問樣子寓

孔門弟子如仁字義字之說已各各自曉得文義但看答問中不曾問道如何是仁只問如何行仁夫子答

之亦不曾說如何是仁只說道如何可以至仁如顏子之問孔子答以克己復禮仲弓之問孔子答以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司馬牛之問孔子答以仁者其言也訒樊遲之問孔子答以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想是仁字都自解理會得但要如何做 賀孫

國秀問聖人言仁處如克己復禮一句最是言得仁之全體否曰聖人告人如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之類

無非言仁若見得時則何處不是全體何嘗見有半

體底仁但克己復禮一句却尤親切時舉

曹問一日克己復禮便是仁否曰今日克己復禮是今

日事明日克己復禮是明日事克己復禮有幾多工

夫在須日日用工聖人告顔淵如此告仲弓如此告

樊遲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各隨人說出來須

着究竟然大槩則一聖人之意千頭萬緒終歸一理

林正卿問夫子答顔淵克己復禮為仁之問說得細密

若其他弟子問多是大綱說如語仲弓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之類先生大不然之曰以某觀之夫子答羣弟子却是細密答顔子者却是大綱蓋顔子純粹無許多病痛所以大綱告之至於請問其目答以四勿亦是大綱說使答其他弟子者如此必無入頭處如答司馬牛以其言也訒是隨其病處使之做工夫若能訒言即牛之克己復禮也至於答樊遲答仲弓之類由其言以行之皆克己復禮之功也人傑

或問仁之全體在克己上曰若論全體是處可見且如其言也訒若於此理會得透徹亦見得全體須是知得那親切處如求生以害仁殺身以成仁須理會得害箇甚麽成箇甚麽趙師夏云莫只要不失這道理而滿足此心先生曰如求生以害仁言身雖生已是傷壞了這箇心殺身以成仁身雖死這箇心却自完全得在

孔子告顔子以克己復禮語雖切看見不似告樊遲居

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更詳細盖為樊遲未會見得箇
已是甚禮是甚只分曉說教恁地做去顏子便理會
得只未敢便領略却問其目待說得上下周匝了方
承當去賀孫
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
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已復禮為仁唯以分付
與顏子其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令教學者說著便令
克已復禮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令釋子接人猶能分

上中下三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

先生曰此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衆人皆有此病

須克之乃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行了路今若

教他釋子輩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

否子壽云他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

如何見得是與不是解后却錯了不可知　大雅

或問顔子克己復禮曰公且未要理會顔子如何克己

復禮且要理會自家身己如何須着克己復禮這也

有時須曾思量到這裏顏子如何苦死要克己復禮自家如何不要克己復禮如今說時也自說得儘通只是不曾關自家事也有被别人只管說說來說去無奈何去克己少間又忘了這裏須思量顏子如何心肯意肯要克己復禮自家因何不心肯意肯去克己復禮這處須有病根先要理會這路頭方好理會所以克之之方須是識得這病處須是見得些小功名利達真箇是輕克己復禮事真箇是重真箇是不

恁地不得

梁謙問克己復禮曰莫問顔子克己復禮且就自家己身上說顔子當時却不解做别事只恁地克己復禮作甚顔子聞一知十又不是箇不聰明底人而今須是獨自做工夫說要自家己身見得便如上蔡聞程先生之言自然面赤汗流却是見得他從前不是處而今却能遷善改過這箇便是透處卓

問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向來徐誠叟說此是克己

工夫積習有素到得一日果能克己復禮然後天下歸仁如何曰不必如此說只是一日用其力之意問有人一日之中克己復禮安得天下便歸仁曰只為不曾克己復禮一日克己復禮即便有一日之仁顏子三月不違仁只是拳拳服膺而弗失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今日克念即可作聖明日罔念即為狂矣曰到顏子地位其德已成恐不如此曰顏子亦只是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除是夫子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方可說此德明

問顔子已是知非禮人如何聖人更恁地向他說曰也只得恁地做榦

黄達才問顔子如何尚要克己先生厲聲曰公而今去何處勘驗他不用克己既是夫子與他說時便是他要這箇工夫却如何硬道他不用克己這只是公那

象山先生好恁地說道顔子不似他人樣有偏處要克只是心有所思便不是了嘗見他與其人一書說

道才是要克己時便不是了這正是禪家之說如杲老說不可說不可思之類他說到那險處時又却不說破却又將那虛處說起來如某所說克己便是說外障如他說是說裏障他所以嫌某時只緣是某捉着他緊處別人不曉禪便被他謾某却曉得禪所以被某看破了夫子分明說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顔子分明是請事斯語却如何恁地說得又問上蔡先從偏處克將去其說如何曰也不

特恁地夫子說非禮勿視聽言動便盡包得了如偏底固是要克也有不偏而事為有不穩當底也當克且如偏於嚴克而就寛那寛中又有多少不好處要克今看顔子說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便是也要博文博文又是前一段事博文須是窮究得箇事理都明方解去克已復禮若不博文則自家行得是與不是皆不知所以大學先要致知格物方去正心誠意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

行之前面四項只是理會這物事理會得後方去行

今若不博文只要撮箇尖底也不解說得親切也只

是大槩綽得終不的當又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

稱其仁而今若能克己復禮天下自是稱他是仁人

這也不須理會只去理會那頭一件如喫飯相似只

管喫自解飽若不去喫只想箇飽也無益義剛

問天下歸仁集注云歸猶與也謂天下皆與其仁後面

却載伊川語天下歸仁謂事事皆仁恰似兩般如何

曰為其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文蔚集注

問克己復禮為仁這為字便與子路為仁之為字同否曰然又問程先生云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恐是仁字與為仁字意不相似曰克去那箇便是這箇蓋克去己私便是天理克己復禮所以為仁也仁是地頭克己復禮是工夫所以到那地頭底又

問天下歸仁曰自家既事事是仁則天下之人見自家事事合仁亦皆曰是仁若自家設有一事未是仁

有一箇人來說不是仁時便是天下不曾皆與以仁在又問孔子答問仁之說甚多惟此說克己復禮恐是僩錄作說得仁之全體曰只見得破做得徹都是全體若見不破做不徹時便是克己復禮也是閒說僩錄云若真見得則孔子所答無非是全體若見不得雖是克己復禮也只沒理會○燾

問程先生云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如何曰不若他更有一說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稱其仁為是大雅

問程子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一日之間如何得事事皆仁曰一日克己復禮了雖無一事亦不害其為事事皆仁雖不見一人亦不害其為天下歸仁 植

聖人說話甚實不作今人談空故伊川說天下歸仁只作天下之人以仁與之此是微言惟顔子足以當之 浩

問謝氏說克已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此性是氣質之性否曰然然亦無難易凡氣質之偏處皆須從頭

克去謝氏恐人只克得裏面小小不好底氣質而忘其難者故云然僩
問勿者勝私復禮之機曰主在勿字上纔覺非禮意思萌作便提起這勿字一刀兩段己私便可去私去則能復禮而仁矣都是自用著力使他人不著故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或問顔子地位有甚非禮處何待下此四勿工夫曰只心術間微有些子非禮處也須用淨盡截斷了他力量大聖人便教他索性克去

譬如賊來顔子是進步與之厮殺教仲弓以敬恕是教他堅壁清野截斷路頭不教賊來銖因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健決意坤道是確守意曰顔子是近前與他一刀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成德則一耳先生因曰今人只爭箇勿字常記胡侍郎云我與顔子只爭一箇勿字顔子非禮便勿視我非禮亦視所以不

及顏子因舉說文云勿字勢似旗旗是麾止禁止之物勿者欲人揮止禁約其私欲也 銖

問伊川四箴曰這箇須着子細去玩味因言工夫也只恁地做將去也別無道理拘廹得他譬如做酒只是用許多麴時日到時便自迸酒出來凡看文字只要温故知新只温箇故底便新意自出若捨了故底別要討箇新意便不得也 時舉

由乎中而應乎外這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

這是自家做工夫處　道夫

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由中出　蕃錄作自此心形見　下句是用功處　蕃錄作即是克已工夫

問須是識別得如何是禮如何是非禮曰固是用分別得然緊要在勿字上不可放過　閎祖　蕃畧

讀伯豐克己復禮為仁說曰只克己便是復禮克己復禮便似著誠去偽之類蓋己私既克無非天理便是禮大凡才有些私意便非禮若截為兩段中間便有

空闕處必大録此云若誠去偽不彼即此非克己之後中間又空一節須用復禮也　伊川說由乎中而應乎外是說視聽言動四者皆由此心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却是就視聽言動上克去己私做工夫必大録此云上句言其理下句是工夫　如尹彥明書四箴却云由乎中所以應乎外其向見傳本上句初無所以字

㽦

先生顧炎曰程子曰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

炎

直卿問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此是說仁之體而不及用曰制於外便是用又曰視聽自外入言動自內出聖人言語緊密如此聖人於顏子仲弓都是就綱領出說其他則是就各人身上說道夫

問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克己工夫從內面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又問視箴何以特說心聽箴何以特說性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人有秉彞本乎天性

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植

操之有要視為之則只是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工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矣故曰久而誠矣端蒙

或問非禮勿視聽言動程子以為制之於外以安其內

却是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得會自然也須着禁制始得到養得熟後便私意自漸漸消磨去矣今人須要揀易底做却不知若不自難處入如何得到易處所謂非禮勿者只要勿為耳眼前道理善惡是非阿誰不知只是自冒然去做若於眼前底識得分明既不肯去做便却旋旋見得細密底道理蓋天下事有似是而實非者亦有似非而實是者這處要得講究若不從眼前明白底做

將來這箇道理又如何得會自見時舉

李問伊川云制乎外以安其內顏子心齋坐忘都無私意似更不必制於外曰顏子若便恁地聖人又何必向他說克己復禮便是他也更有些私意莫把聖人另做一箇人看便只是這樣人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若驕吝便不是周公惟聖罔念作狂若使堯舜為桀紂之行便狂去便是桀紂賀孫

問四箴曰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所以云以安其內聽

是聽得外面底來所以云閑邪存誠又問四者還有次第否曰視為先聽次之又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此是動之於心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動之於身雖問聽箴人有秉彛云云前面亦大槩說至後兩句言閑邪存誠非禮勿聽不知可以改聽字作視箴用得否曰看他視箴說又較力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乃至於聽處却又較輕也寓

問知誘物化遂忘其正這箇知是如何曰樂記云人生

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知者所當有也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賀孫

賀孫說顔淵問仁章集註之意曰如此只就上面說又須自家肚裏實理會得始得固是說道不依此說去外面生意不可若只誦其文而自不實曉認得其意

亦不可又曰且依許多說話常常諷詠下稍自有得

又曰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四箇箴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如言箴說許多也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名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這說兩般人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則是有兩樣大

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集注所録都說得意思盡了此外亦無可說只是須要自實下工夫實見是如何看這意思都說去己私無非禮之視無非禮之聽無非禮之言無非禮之動這是甚麽氣象這便是渾然天理這便是仁須識認得這意思賀孫問視聽之閒或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只自家不可有

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若入耳也過了只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所在也難古人於這處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賀孫

問承誨言箴自人心之動因言以宣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謹諸己以下是説接物許多病痛曰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切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纔不靜專自家這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下云矧是樞

幾興戎出好四句都是說謹言底道理下四句却說
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
違賀孫問如今所以難克也是習於私欲之深今雖
知義理而舊所好樂未免沈伏於方寸之間所以外
物纔誘裏面便為之動所以要緊只在克字上克者
勝也日用之間只要勝得他天理纔勝私欲便消私
欲纔長天理便被遮了要緊最是勝得去始得曰固
是如此如權衡之設若不低便昂不昂便低凡天地

陰陽之消長日月之盈縮莫不皆然又云這克已復禮事體極大非顔子之聦明剛健不足以擔當故獨以告顔子若其他所言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如仁者其言也訒又如居處恭執事敬都是克已事都是為仁事但且就一事說然做得工夫到也一般問仲弓問仁一章曰看聖人言只三四句便說得極謹密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下面便又說已所不欲勿施於人都無些闕處尋常人說話

多是只說得半截問看此意思則體用兼備曰是如此自家身已上常是持守到接物又如此則日用之間無有間隙私意直是何所容可見聖人說得如此極密問集注云事斯語而有得則固無已之可克矣此固分明下云學者審已而自擇焉可也未審此意如何曰看自家資質如何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以當之茍為不然只且就告仲弓處著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

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緣乾是純剛健之德坤是純和柔之德又云看集義聚許多說話除程先生外更要揀幾句在集注裏都拈不起看諸公說除是上蔡說得猶似如游揚說直看不得賀孫

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此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

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此却是覺得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功夫去端蒙

尹叔問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四句莫有優劣否曰寓録云只是兩項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箇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内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内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又曰看文字須是得箇骨子諸公且道這

動箴那句是緊要道夫云順理則裕莫是緊要否曰更連從欲則危兩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又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説尤重於聽也道夫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如今見得直如此説得好儒用○闕祖録云此説極有味○集義

問克己復禮章外書有曰不能克己是為楊氏之為我不能復禮是為墨氏之兼愛故曰親親而仁民仁民

而愛物曰克已復禮只是一事外書所載殊覺支離

此必記録之誤向來所以别為一編而目之曰外書

者葢多類此故也伊川嘗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

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已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

此說最為的確 謨

正淳問程子曰禮即理也不是天理便是人欲尹氏曰

禮者理也去人欲則復天理或問不取尹說以為失

程子之意何也曰其之意不欲其只說復禮而不說

禮字蓋說復禮即說得着實若說作理則懸空是箇甚物事如謝氏曰以我視以我聽以我言以我動夫子分明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謝氏却以以我言之此則自是謝氏之意非夫子所以告顏淵者矣又如游氏曰顏淵事斯語至於非禮勿動則不離於中其誠不息而可久將幾箇好字總聚在此雖無甚病終不是本地頭話問游氏専說非禮勿動遺却視聽言三事曰此却只是提此一語以槩其餘又問謝氏前

篇謂曾點胷中無一事此章乃云仁者心與事一無一忘一助之失曰心與事一只是做此一事則主在此一事如此說亦無礙惟其心與事一故能胷中無一事也必大

聖人只說做仁如克己復禮為仁是做得這箇模樣便是仁上蔡却說知仁識仁煞有病節

問天下歸仁曰只是天下以仁稱之又問謝說如何曰只是他見得如此大抵謝與范只管就見處却不若

行上做工夫只管管扛扛得大下稍直是没着處如夫子告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只是行上做工夫去偽天下歸仁言天下皆與其仁伊川云稱其仁是也此却說得實至楊氏以為天下皆在吾之度内則是謂見得吾仁之大如此而天下皆囿於其中則說得無形影呂氏克己銘如洞然八荒皆在我闥之類同意端蒙

問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南軒謂克盡己私天理渾然斯為仁矣天下歸仁者無一物之不體也故克己銘謂

洞然八荒皆在我闥近得先生集注却云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似與諸公之意全不相似程子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此意又是如何曰某向日也只同欽夫之説看得來文義不然今解却是從伊川説孔子直是以二帝三王之事許顔子此是微言自可意會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當其問仁亦以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告之浩

其解顔淵問仁章畢先生曰克是克去己私己私既克

天理自復譬如塵垢既去則鏡自明瓦礫既掃則室自清如吕與叔克已銘則初未嘗說克去已私大意只說物我對立須用克之如此則只是克物非克已也枅

克已銘不合以已與物對說謨

吕與叔說克已從那已物對處克此說雖好然不是夫子與顔子說底意夫子說底是說未與物對時若與物對時方克他却是自家已倒了幾多所謂已只是

自家心上不合理底便是不待與物對方是又曰呂與叔克巳銘只說得一邊佐

包詳道言克去勝心忌心先生曰克巳有兩義物我亦是巳私欲亦是巳呂與叔作克巳銘只說得一邊方子

問公便是仁否曰非公便是仁盡得公道所以為仁耳求仁處聖人說了克巳復禮為仁須是克盡巳私以復乎禮方是公公所以能仁問克巳銘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是這道理否曰某見前輩一項論議說

忒高了不只就身上理會便說要與天地同其體同其大安有此理如初無吝驕作我蟊賊云云只說得克己一邊却不說到復禮處須先克己私以復於禮則為仁且仁譬之水公則譬之溝渠要流通此水須開浚溝渠然後水方流行也寓

問或問深論克己銘之非何也曰克己之己未是對人物言只是對公字說猶曰私耳呂與叔極口稱揚遂以己既不立物我並觀則雖天下之大莫不皆在於

吾仁之中說得來恁大故人皆喜其快纔不恁說便不滿意殊不知未是如此道夫云如此則與叔之意與下文克己之目全不干涉此自是自修之事未是道着外面在曰須是恁地思之公且道視聽言動干人甚事又問天下歸仁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是天下之人聞之見之莫不皆與其為仁也又曰有幾處被前輩說得來大今收拾不得謂如君子所過者化本只言君子所居而人自化所存者神本只言所存

主處便神妙横渠却云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至上蔡便道惟能所存者神是以所過者化此等言語人皆爛熟以為必須如此說纔不如此說便不快意矣道夫

林正卿問天下歸仁曰痒痾疾痛舉切吾身只是存想天下歸仁恁地則不須克己只坐定存想月十日便自天下歸仁豈有此理時舉問程先生曰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是如何曰事事皆仁所以天下歸仁

於這事做得恁地於那事亦做得恁地所以天下皆稱其仁若有一處做得不是必被人看破了時舉

林正卿問呂與叔云痒痾疾痛舉切吾身不知此語說天下歸仁如何曰聖人尋常不曾有這般說話近來人被佛家說一般大話他便做這般底話去敵他此天下歸仁與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一般此兩句便是歸仁樣子又問怨是人怨己怨曰人怨恪

問克己銘只說得公底意思曰克己銘不曾說着本意

揚子雲曰勝己之私之謂克克字本虛如何專以勝己之私為訓鄭伯克段于鄢豈亦勝己之私耶 閎祖

上蔡說先難便生受如伊川便說制之於外以安其内其說平 方

以我視以我聽若以為心先有主則視聽不好事亦得大不便也 方

以我視以我聽恐怕我也没理會 方

游定夫有論語要旨天下歸仁引龎居士云云 黄簡肅

親見其手筆閎祖

曾天游見陳幾叟曰克己復禮舊曉不得因在京師委巷中下轎涉泥看謁方悟有箇快活處後舉以問薛文薛昂曾之外甥薛云情盡性復正是如此陳曰又問薛丈做甚曾又曰又嘗以問游丈亦以為然陳復曰又更問那游丈蓋定夫以克己復禮與釋氏一般只存想此道理而已舊南本游氏語解中全用佛語解此一段其已削之若只以想像言克復則與下截非禮勿

視四句有何干涉

朱子語類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朱子語類卷四十三

詳校官中書臣程　炎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助教臣卜惟吉

謄錄監生臣伍存埥

朱子語類卷四十二

論語二十四

顔淵篇下

仲弓問仁章

文振說仲弓問仁謂上四句是主敬行恕下兩句是以効言曰此六句又須作一片看始得若只以下兩句作效驗說却幾乎閑了這兩句蓋内外無怨是箇應

處到這裏方是充足飽滿如上章說天下歸仁亦是如此蓋天下或有一人不許以仁便是我為仁工夫有所未至如此看方見出門使民兩句綴箇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兩句這兩句又便綴着箇無怨兩句上下貫通都無虧欠方始見得告顏淵仲弓問仁規模只依此做工夫更不容別閒用心矣時舉。植同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緊接着那出門使民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緊接着那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直到這裏道

理方透徹似一片水流注出來到這裏方住中間也間斷不得效驗到這處方是做得透徹充足飽滿極道體之全而無虧欠外内間纔有一人怨它便是未徹便如天下歸仁底纔有一箇不歸仁便是有未到處又云内外無怨便是應處如關雎之仁則有麟趾之應鵲巢之仁則有騶虞之應問仁者甚多只答顔子仲弓底說得來大又曰顔子天資明便能於幾微之間斷制得天理人欲了植

或問推已及物之謂恕曰推已及物便是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然工夫却在前面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須是先主於敬然後能行其恕或問未出門使民之前更有工夫否曰未出門使民之時只是如此惟是到出門使民時易得走失故愈著用力也時舉

問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如已欲為君子則欲人皆為君子已不欲為小人則亦不欲人為小人曰此兩句亦是大綱說如富壽康寧人之所欲死亡貧苦人之所

惡所欲者必以同於人所惡者不以加於人必大

先生自唐石歸曰路上有人問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恕如以刑罰加人豈其人之所欲便是不恕始得且説如何衆人各以意對先生曰皆未分明伊川云恕字須兼忠字説此説方是盡忠是盡己也盡己而後為恕以刑罰加人其人實有罪其心亦自以為當然故以刑加之而非强之以所不欲也其不欲被刑者乃其外面之私心若其真心既已犯罪亦自知其當

刑矣今人只為不理會忠而徒為恕其弊只是姑息張子韶中庸有云聖人因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即此論也今人只為不能盡己故謂人亦只消如此所以泛然亦不責人遂至於彼此皆自恕而已璘○可學録云云如刑人殺人之事己亦不欲到其時為之則傷恕如何可學云但觀其事之當理則不欲變為欲曰設如人自犯罪至於死到刑時其心欲否問諸友皆無以答曰此當合忠字看忠者盡己之謂若看得己實有是罪則外雖不欲而亦知其當罪到此則不欲字使不着若不看忠字只用一恕字則似此等事放不過必流而為姑息張子韶解中庸云以己之難克而知天下皆可恕之人因我不會

做皆使天下之人不做如此則相為懈怠而已此言最害理

問在家在邦之怨是屬已屬人曰如何說得做在已之怨聖人言語只要平看儒者緣要切已故在外者多拽入來做内說在身上者又拽來就心上說必大

問在家無怨在邦無怨曰此以效驗言若是主敬行恕而在家在邦皆不能無怨則所謂敬恕者未是敬恕

問怨有是有非如何都得他無怨曰此且說怨得是底未說到不是底雉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或以為其怨在已或以為其怨在人曰若以為已自無怨却有甚義理此言能以敬為主而行之恕則人自不怨也人不我怨此仁之效如孔子告顔淵克已則言天下歸仁告仲弓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則言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此皆以效言特其效有小大之異耳去偽

希遜問夫子答顔子仲弓問仁之異曰此是各就它資質上説然持敬行恕便自能克已克已便自能持敬

行恕亦不必大段分別時舉○以下通論二章

曰克己復禮是剛健勇決一上便做了若所以告仲弓者是教他平穩做去慢慢地消磨了譬如服藥克己者要一服便見效敬恕者漸漸服藥磨去其病也人傑

持敬行恕雖不曾著力去克己復禮然却與克己復禮只一般蓋若是把這箇養來養去那私意自是著不得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時也著那私意不

得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時也著那私意不得剛義

問克己工夫與主敬行恕如何曰克己復禮是截然分別箇天理人欲是則行之非則去之敬恕則猶是保養在這裏未能保它無人欲在若將來保養得至亦全是天理矣克己復禮如撥亂反正主敬行恕如持盈守成二者自有優劣雉

克己復禮如内修政事外攘夷狄出門使民如上策莫如自治問程先生説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

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成功一也此可以分顔子仲弓否曰不必如此說賀孫

仲弓出門如見大賓為仁如把截江淮顔子克已為仁便如欲復中原燾

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已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已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始有益又因希遜問克已復禮曰人之私意有知得便克去者有忘記去克他者有

不獨是忘記去克他却反與他為朋者　時舉

問朱蜚卿讀書何所疑曰論語切要處在言仁言仁處多某未識門路日用至親切處覺在告顏子一章答仲弓又却别集注云仲弓未及顏子故特告以操存之要不知告顏子者亦只是操存否曰這須子細玩味所告二人氣象自不同顧問賀孫前夜曾如何說賀孫舉先生云告仲弓底是防賊工夫告顏淵底是殺賊工夫蜚卿問如何曰且子細看大意是如此告

顏子底意思是本領已自堅固了未免有些私意須一向克除教盡告仲弓底意思是本領未甚周備只是教他防捍疆土為自守計 賀孫

問孔子答顏淵仲弓問仁處旨同否曰不爭多大槩也相似只答顏子處是就心上說工夫較深密為難問二條在學者則當並行不悖否曰皆當如此做當克已則須克已當出門如見大賓則須出門如見大賓克已復禮不是克已了又復禮只克去已私便是禮

有是有非只去了非便是是所以孔子只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克去那非便是禮曰呂銘痒痾疾痛皆切吾身句是否曰也說得只是不合將已對物說一篇意都要大同於物克只是克這箇孔子當初本意只是說克自己私欲淳

伯羽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乎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耳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

動安能為敬仲思問敬則無己可克如何曰鄭子上以書問此因示鄭書曰說得也好鄭書云孔子惟顏子仲弓實告之以為仁之事餘皆因其人而進之顏子地位高擔當得克己矣故以此告之仲弓未至此姑告以操存之方涵養之要克己之功難為而至仁也易敬恕之功易操而至仁也難具成功則一故程子云敬則無己可克是也但學者為仁如謝氏云須於性偏處勝之亦不可緩特不能如顏子深於天理人欲之際便可至仁耳非只敬恕而不克己也

又曰鄭言學者克己處亦好大底告顏子底便體用全似仲弓底若後人看不透便只倒歸裏去做仲弓

底了依舊用做顏子底克己乾道也敬恕坤道也忠信進德脩辭立誠表裏通徹無一毫之不實何更用直内坤卦且恁地守顏子如將百萬之兵操縱在我拱揖指揮如意仲弓且守本分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消言敬敬則無己可克者是無所不敬故不用克己此是大敬如聖敬日躋於緝熙敬止之敬也伯羽○道夫畧

李時可問仲弓問仁孔子告之以出門如見大賔云云

伊川只說作敬先生便說敬以持己恕以及物看來須如此說方全曰程子不是就經上說是偶然摘此兩句所以只說做敬又問伊川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觀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看來孔子方是教仲弓就敬上下工夫若是言仁亦未到得這處曰程子也不是就經上說公今不消得恁地看但且就他這二句上看其氣象是如何又問孔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為

仁若不是敬也如何克得己復得禮曰不必如此說聖人說話隨人淺深克己工夫較難出門使民較易然工夫到後只一般所謂敬則無己可克也賀孫○集注程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强之異乎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又程子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問言敬義內外方做工夫而程子

又何以遽言仁也曰此亦言敬以直內則無一毫私意仁自在其中爾大抵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端蒙

或問伊川云孔子言仁只說出門云云至中禮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曰亦須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又曰此前面說敬而不見得此便是見得底意思便是見得敬之氣象功效恁地若不見得即黑淬淬地守一箇敬也不濟事賀孫

問程先生説云云　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看來也是平日用功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乾道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著那一邊又云乾道是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燾

或問伊川未出門未使民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聖人之言得他恁地說也好但使某答那人則但云公且去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因曰那未出門使民時自是當敬不成未出門使民時不敬却待出門時旋旋如見大賓使民時旋旋如承大祭却成甚舉止聖人所以只直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更不說那未出門使民時如何如今恁地說却較淡了 義剛○夔孫錄云伊川答此問固好足以明聖人之說見得前面有一段工夫但當初正不消

恁地答他却好與他說今日就出門便民時做去若是出門便民時果能如見大賓承大祭則未出門使民以前自住不得了

子升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必如此說只見得一事且就一事上克去便是克己終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大學之序言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修為終不成說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强耳木之

袁子節問克己復禮何以謂之乾道主敬行恕何以謂之坤道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持守一作有守

○時舉

或問克己復禮者乾道莊敬持守者坤道如何分別曰乾道奮發而有為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其誠之類是也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坤道靜重而持守如敬以直內義方外之類是也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洽

或問顏冉之學何以有乾道坤道之别曰顏子是奮發而有為冉子是謙退而持守顏子高明强毅夫子故就其資質而教以克已復禮之學冉子温厚静重故以持敬行恕教之必大

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如何曰仲弓資質温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斂藏嚴謹做將去顏子如創業

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祖仲弓如漢文帝伊川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顏子則是明得盡者也仲弓則是莊敬以持養之者也及其成功一也潛夫曰舊曾聞先生說顏冉二子之於仁譬如捉賊顏子便赤手擒那賊出仲弓則先去外面闞防然後方敢下手捉他廣

周貴卿問克己復禮乾道持敬行恕坤道曰乾道是見

羣龍无首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修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截如顏子克已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見得後却做去大要著手脚仲弓却只是據見成本子做只是依本畫葫蘆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仲弓也

是和粹但精神有欠不及顔子是大故通曉向時陸子静嘗説顔子不如仲弓而今看著似乎是克己復禮底較不如那持敬行恕底較無事但克己復禮工夫較大顔子似創業之君仲弓似守成之君仲弓不解做得那前一截只據見在底道理持守將去又一條云克己復禮是要見得天理後方做將去仲弓却只是據見在持將去

周又問仲弓寛洪簡重如何見得曰也只想得是恁地夫子許他南面非如此不可如不佞等處也見得他

簡重而今觀他說居敬行簡之類見得他工夫也大故細密義剛○夔孫錄云坤是箇無頭底其象辭曰利牝馬之貞先迷後得乾文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故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己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或說仲弓勝似顏淵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勝如克己底賫脚手然而顏子譬如創業底仲弓是守成底顏子揔聰明

警悟仲弓儘和粹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曰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是蓋克

已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效主敬行恕坤道也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去公看顔子多少大力量一克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顔子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準繩至如顔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曰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顔子雖是勇然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如不遷不貳却是學者難做

底曰重處不在怒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不遷不貳是甚模樣又云貳不是一二之二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邊又添一箇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又問先生適說克己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

者但須自當省察譬如坐如尸立如齋此是天理當如此若坐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默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謂之天理之節文者蓋天下皆有當然之理今復禮便是天理但此理無形無影故作此理文畫出一箇天理與人看教有規矩可以憑據故謂之天理之節文有君臣便有事君底節文有父子便有事父底節文夫婦長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實皆天理也天理

人欲其間甚微於其發處子細認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知其為天理便知其為人欲既知其為人欲則人欲便不行譬如路然一條上去一條下去一條上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

是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敬之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静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面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祖道

問出門如見大賔使民如承大祭伊川謂大賔大祭只是敬也令若專主於大賔大祭之心而不容其私欲之害亦可為仁否曰下一節所謂不欲勿施與無怨此乃以接物而言敬是此心接物亦以此心佐○集義

問仲弓問仁曰能敬能恕則仁在其中問呂氏之說却是仁在外曰說得未是又問只用敬否曰世有敬而不能恕底人便只理會自守却無溫厚愛人氣象若恕而無敬則無以行其恕問在家在邦無怨諸說不同曰覺得語脈不是又問伊川謂怨在已却是自家心中之怨曰只是處已既能敬而接人又能恕自然是在邦在家人皆無得而怨之此是為仁之驗便如天下歸仁處一般 僩

司馬牛問仁章

或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常存此心所以難其出不仁者已不識痛痒得説便説如人夢寐中讝語豈復知是非善惡仁者只知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寓

宜久問仁者其言也訒曰仁者心常醒在見箇事來便知道須要做得合箇道理不可輕易便是知得道為之難故自不敢輕言若不仁底人心常如睡底相似都不曾見箇事理便天來大事也敢輕輕做一兩句

說了　時舉

仲蔚問仁者其言也訒只是訥於言意思否曰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怕人說得多後行不逮其言也訒是說持守得那心定後說出來自是有斟酌恰似肚裏先商量了方說底模樣而今人只是信口說方說時他心裏也自不知得　義剛

仁者之人言自然訒在學仁者則當自謹言語中以操持此心且如而今人愛胡亂說話輕易言語者是他

此心不在奔馳四出如何有仁明作

仁者其言也訒這是司馬牛身上一病去得此病方好將息充養耳道夫

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心存則自是不敢胡亂說話大率說得容易底便是他心放了是實未嘗為之也若不敢胡亂做者必不敢容易說然亦是存得這心在

或曰言行常相表裏又曰人到得少說話時也自是心細了○畫○僩録畧

問聖人答司馬牛其言也訒此句通上下言否曰就他

身上說又較親切人謹得言語不妄發即求仁之端

此心不放便存得道理在這裏

學者千章萬句只是理會一箇心且如仁者其言也訒察其言便可知其本心之存與不存天理人欲之勝負端蒙

或問顏子仲弓司馬牛問仁雖若各不同然克己工夫也是主敬其言也訒也是主敬曰司馬牛如何做得顏子仲弓底工夫須是逐人自理會仁譬之屋克己

是大門打透便入來主敬行恕是第二門言訒是箇小門雖皆可通然小門便迂迴得些是他病在這裏如先難後獲亦是隨他病處說銖

司馬牛問君子章

不憂不懼司馬牛將謂是塊然頑然不必憂懼不知夫子是内省不疚自然憂懼不來明作

為學須先尋得一箇路逕然後可以進步可以觀書不然則書自書人自人且如孔子說内省不疚夫何憂

何懼須觀所以不憂不懼由内省不疚學者又須觀所以内省不疚如何得來可學

司馬牛憂曰章

死生有命是合下稟得已定而今著力不得富貴在天是你著力不得僴

富貴在天非我所與如有一人為之主宰然升卿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意只說是死生是稟於有生之初不可得而移富貴是眼下有時適然遇著非

我所能必若推其極固是都稟於有生之初因問伊川橫渠命遇之說曰所謂命者如天子命我作甚官其官之閒易繁難甚處做得甚處做不得便都是一時命了自家只得去做故孟子只說莫非命也却有箇正與不正所謂正命者蓋天之始初命我如事君忠事父孝便有許多條貫在裏至於有厚薄淺深這却是氣稟了然不謂之命不得只不是正命如桎梏而死唤做非命不得蓋緣他當時稟得箇乖戾之氣

便有此然謂之正命不得故君子戰兢如臨深履薄蓋欲順受其正者而不受其不正者且如說當死於水火不成便自赴水火而死而今只恁地看不必去生枝節說命說遇說同說異也夔孫

問敬而無失曰把捉不定便是失雉

或言司馬牛所憂人當兄弟如此也是處不得曰只是如子夏說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若大段著力不得也不柰何若未然底可諫尚可着力做了時也不

奈何得 明作

問四海皆兄弟胡氏謂意圓語滯以其近於二本否曰子夏當初之意只謂在我者敬而無失與人又恭而有禮如此則四海之內皆親愛之何患乎無兄弟要去開廣司馬牛之意只不合下箇皆兄弟字便成無差等了 淳

子張問明章

問浸潤之譖膚受之愬曰譖是譖人是不干已底事才

說得驟便不能入他須是閒言冷語掉放那裏說教來不覺愬是逆是切已底事方說得緩慢人便不將做事須是說得緊切要忽然間觸動他如被人罵便說被人打被人打便說人要殺蓋不如此不足以觸動他也又問明而遠是見得到否曰是明字說不足又添箇遠字贊之燾

或問膚受之愬切近災也若他父兄有急難其事不可緩來愬時便用周他若待我審究得實已失事了此

當如何曰不然所以說明又說遠須是眼裏識箇真僞始得若不識箇真僞安得謂之明遠這裏自有道理見得過他真僞却來瞞我不得譬識藥材或將假藥來賣我識得過任他說千言萬語我既見破僞了看如何說也不買此所以謂之明遠只是這些子明作問浸潤膚受之說想得子張是箇過高底資質於此等處有不察故夫子語之否曰然廣

子貢問政章

文振問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曰看來此只是因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項事子貢却做三項事認了信字便是在人心不容變底事也 時舉

問民無信不立是民自不立是國不可立曰是民自不立民不立則國亦不能以立矣問民如何是不立曰有信則相守而死無信則相欺相詐臣棄其君子棄其父各自求生路去 淳

棘子成曰章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曰此說君子與說其爭也君子同蓋說得話來也君子燾

問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古注只作一句說先生作兩句說如何曰若作一句說則惜乎二字無著落廣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如何以文觀人曰無世間許多禮法如何辨得君子小人如老莊之徒絕滅禮法則都打箇沒理會去但子貢之言似少差別耳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與其不

遜也寧固便說得好雉

棘子成全說質固未盡善子貢全說文以矯子成又錯若虎皮羊皮雖除了毛畢竟自别事體不同使一箇君子與一箇屠販之人相對坐並不以文見畢竟兩人好惡自别大率固不可無文亦當以質為本如寧儉寧戚之意明作

哀公問於有若章

問盍徹乎曰徹是八家皆通出力合作九百畝田收則

計畝均收公取其一如助則八家各耕百畝同出力共耕公田此助徹之别也燾

問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百姓既足不成坐視其君不足亦無此理蓋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若百姓不足君雖厚斂亦不濟事雉

或問有若對哀公盍徹乎之說云云曰今之州郡盡是於正法之外非泛誅取且如州郡倍契一項錢此是何名色然而州縣無這箇便做不行當初經總制錢

本是朝廷去賴取百姓底州郡又去瞞經總制錢都不成模樣然不如此又便做不行或曰今州郡有三項請受最可畏宗室歸正添差使臣也曰然歸正人今却漸少宗室則日盛可畏小使臣猶不見得更有那班裏換受底大使臣這箇最可畏每人一月自用四五百千結裹他箇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問主忠信徙義曰主忠信者每事須要得忠信且如一

句話不忠信便是當得沒這事了主字須重看喚做主是要將這箇做主徙義是自家一事未合義遷徙去那義上見得又未甚合義須更徙去令都合義主忠信且先有本領了方徙義恁地便德會崇若不先主忠信即空了徙去甚處如何會崇主忠信而不徙義却又固執植

主忠信是剳脚處徙義是進步處漸漸進去則德自崇矣方子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兩下都做工夫否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廣

問子張問崇德辨惑孔子既答之矣末又引我行其野之詩以結之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伊川言此二句當冠之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後之傳者因齊景公問政而誤之耳至范氏則以為人之成德不以富亦祇

以行異於野人而已此二說如何曰如范氏說則是牽合如伊川說則是以富言千駟異言夷齊也今只得如此說 謨

齊景公問政章

問齊景公問政孔子告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當時陳氏厚施於國根株盤據如此正使孔子為政而欲正其君臣父子當於何處下手曰此便是難據晏子之說則曰惟禮可以已其亂然當時舉國之人皆欲

得陳氏之所謀成豈晏子之所謂禮者可得而已之然此豈一朝一夕之故蓋其失在初履霜而至堅冰亦未如之何也已如孔子相魯欲墮三家至成則為孟氏所覺遂不可墮要之三家孟氏最弱季叔為強強者墮之而弱者反不可墮者強者不覺而弱者覺之故也問成既不可墮夫子如何别無處置了便休曰不久夫子亦去魯矣若使聖人久為之亦須别有箇道理廣

問齊景公問政與待孔子二章想是一時說話觀此兩段見得景公是箇年老志衰苟且度日不復有遠慮底人曰景公平日自是箇無能為底人不待老也廣

子路無宿諾章

問子路無宿諾曰子路許了人便與人去做這事不似令人許了人却掉放一壁不管雉

子張問政章

亞夫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居之無倦在心上說行

之以忠在事上說居之無倦者便是要此心長在做主不可放倒便事事都應得去行之以忠者是事事要着實故某集注云以忠則表裏如一謂裏面要如此便外面也如此事事靠實去做也時舉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若是有頭無尾底人便是忠也不久所以孔子先將箇無倦逼截他賀孫

問居之無倦行之以忠曰所居是自已事要終始如一行之以忠是對人言之謂應接時恐有不誠處必大

子張是箇有鋭氣底人他做事初頭乘些鋭氣去做少間做到下梢多無殺合故告以居之無倦又且不樸實故告之以行之以忠以忠欲其盡心力也_燾

亞夫問居謂存諸心無倦謂始終如一行謂施諸事以忠謂表裏如一此固分明然行固是行其所居但不知居是居箇甚物事曰常常恁地提省在這裏若有頃刻放倒便不得_{賀孫}

君子成人之美章

問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成字如何曰成字只是欲字　僩

季康子患盜章

問楊氏謂欲民之不為盜在不欲而已橫渠謂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欲則民自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子必不竊故為政在乎足民使無所欲而已如橫渠之説則是孔子當面以季康子比盜矣孔子於季康子雖不純於為臣要之孔子必不

面斥之如此聖人氣象恐不若是如揚氏所說只是責季康子之貪然氣象和平不如此之峻厲今欲且從揚說如何曰善 謨

季康子問政章

或問子為政焉用殺曰尹氏謂殺之為言豈為人上之語哉此語固好然聖人只說焉用殺三字自是不用解了蓋上之人為政欲善則民皆善自是何用殺聖人之言渾成如此 時舉

子張問士章

問何如斯可謂之達曰行得無窒礙謂之達在家必達在邦必達事君則得乎君治民則得乎民事親則孝事長則弟無所不達植録云如事親則得乎親事君則得乎君之類又曰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正是指子張病痛處謙之

周問聞達之别曰達是退一步底聞是近前一步做底退一步底卑遜篤實不求人知一旦工夫至到却自然會達聞是近前一步做惟恐人不知故矜張誇大

一時若可喜其實無足取者雉

問達字之義曰此是聞達之達非明達之達但聞只是求聞於人達却有實實方能達㽦

達者實有而不居聞者却是要做這模樣端蒙

質直而好義便有箇觸宊人底意思到得察言觀色慮以下人便又和順底細不至觸宊人矣慮謂思之詳審常常如此思慮恐有所不覺知也聖人言語都如此周徧詳密僩

問察言而觀色曰此是實要做工夫蓋察人之言觀人之色乃是要驗吾之言是與不是今有人自任已意說將去更不看人之意是信受他還不信受他如此則只是自高更不能謙下於人實去做工夫也大抵人之為學須是自低下做將去才自高了便不濟事

時舉

問察言觀色想是子張蹴等為大賢於人何所不容之事於人不辨别邪正與賢不肖故夫子言此以箴之

曰子張是做箇大底意思包他人至之問堂堂乎張也他是有箇忽畧底意思否曰他做箇大底意思包人便是忽略時舉

問子張問達與聞一章曰達者是自家實去做而收斂近裏底如質直好義便是自去做察言觀色便是察人辭色而與之言又慮以下人惟恐其不收斂也若是只據自家意思只管說去更不問人聽與不聽便是色取仁而行違這是占外面地位濶了裏面塡不足植

不察言觀色然而能如此則德脩於己而自孚於人所行自無窒礙矣故曰達聞者是箇做作底專務放出外求人知而已如色取仁而行違便是不務實而專務外居之不疑便是放出外而收斂不得只得自擔當不放退蓋才放退則連前面都壞只得大拍頭居之不疑此其所以駕虛而無實行也其向來未曉聞達二字因見鄉中有人其傳揚說好者甚衆以至傳揚於外莫不皆然及細觀其所為皆不誠實以此

方見得聖人分達與聞之别意思如此段形容得達與聞極精又云色取仁而行違不惟是虚有愛憐之態如正顔色而不近信色厲而内荏皆色取仁而行違也燾

問子張問聞與達一章達是躬行實踐做出來底聞是沽名要譽底曰然達是常自貶損不求名而名自達者聞是向前求名底又云慮以下人慮是子細思量謂如做一事便思量惟恐有觸突人處又云質直好

義是質直好底有那質直麄底又不好義燾

質是質實直又自是一字質就性資上說直漸就事上說到得好義又多在事上直固是一直做去然至於好義則事事區處要得其宜這一項都是詳細收斂工夫如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這只是麄謾將去世上有此等人專以大意氣加人子張平日是這般人故孔子正救其病此章大意不出一箇是名一箇是實賀孫

問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與鄉原如何曰却不同那在邦必聞在家必聞底是大拍頭做要壓倒人鄉原却是不做聲不做氣隂沉做罪過底人義剛言二者皆是要譽而天理都不存了曰固是如此但一箇是向前去做一箇是退來做義剛

問子張以聞為達伊川以為明達之達上蔡以為令聞四達之達尹氏以為充於内而發於外為達三説如何曰此所謂達者只是言所行要無窒礙如事君必

得乎上治民必得乎下而無所不行無所不通與子張問行大抵相似呂氏謂德孚於人者必達矯行求名者必聞此說却是好去偽。集注

楊問質直而好義質直是質性之直或作兩件說曰質與直是兩件察言觀色龜山說察言故不失口於人觀色故不失色於人如何曰自家色如何觀得只是察人言觀人色若照管不及未必不以辭氣加人此只做自家工夫不要人知既有工夫以之事親則得

乎親以之事君則得乎君以之交朋友而朋友信雖蠻貊之邦行矣此是在邦在家必達之理子張只去聞處着力聖人此語正中其膏肓質直好義等處專是就實色取仁而行違專是從虛寓

問質直而好義和靖謂立志質直如何曰這箇莫不須說立志質直但只是無華偽質是樸實直是無偏曲而所行又合宜觀人之言而察人之色審於接物慮以下人只是一箇謙如此便做得去達是做得去又

問仁如何以顔色取曰此處與前說相反只是顔色雖做仁者舉止而所行又却不如此此恐是就子張身上說驤

樊遲從遊舞雩之下章

問如何先事後得便可以崇德曰人只有這一箇心不通着兩箇物事若一心做事又有一箇求得之心便於這上不專如何有積累之功這一條心路只是一直去更無他岐纔分成兩邊便不得且如今做一事

一心在此做一心又去計較功勞這一件事定是不到頭不十分精緻若是做一事只是做一事要做這箇又要做那箇便自不得雖二者皆出於善也不得況於不善者乎賀孫

陳希真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曰今人做事未論此事當做不當做且先計較此事有甚功效既有計較之心便是專為利而做不復知事之當為矣德者理之得於吾心者也凡人若能知所當為而無為利之心

這意思便自高遠才為些小利害討些小便宜這意思便卑下了所謂崇者謂德自此而愈高起也時舉

問先事後得曰但做自家合做底事不必望他功效今做一件好事便望他功效則心便兩歧了非惟是功效不見連那所做底事都壞了而今一向做將去不望他功效則德何緣不崇時舉

論先事後得曰正如韓信背水陣都忘了反顧之心戰必勝矣又云當思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蓋不可

有二心一心在事則德自崇矣方子

亞夫問先難而後獲先事後得莫是因樊遲有計較功利之心故如此告之曰此是後面道理而今且要知先事後得如何可以崇德葢做合做底事便純是天理才有一毫計較之心便是人欲若只循箇天理做將去德便自崇才有人欲便這裏做得一兩分却那裏缺了一兩分這德便消削了如何得會崇聖人千言萬語正要人來這裏看得破時舉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須是截斷了外面他人過惡只自檢點方能自攻其惡若纔去檢點他人自家這裏便踈心便麤了

　　僩

問子張樊遲崇德辨惑之問何故答之不同曰子張是矜張不實底人故夫子於崇德則告之以主忠信徙義欲收斂着實做工夫常人之情好人惡人只是好之惡之而已未至於必欲其生必欲其死處必是子張平日於喜怒之間用心過當故又告之以此樊遲

為人雖無所考以學稼學圃及夫子答問觀之必是

箇鄙俗麤暴底人故夫子告之以先難後獲此又以

先事後得告之蓋鄙俗則有近利之意麤暴則有因

忿忘身之患皆因其失而救之也雉

樊遲問仁章

樊遲未達者蓋愛人且是汎愛知人則有所擇二者相

反故疑之夫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能使枉

者直便是仁樊遲誤認二句只是知故見子夏而問

之子夏遂言之至於不仁者遠然後仁知之義皆備

德明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愛人問知答以知人有甚難曉處

樊遲因甚未達蓋愛人則無所不愛知人則便有分別兩箇意思自相反故疑之只有曾吉甫說得好舉直錯諸枉便是知人能使枉者直便是愛人曾解一部論語只曉得這一段

每常說仁知一箇是慈愛一箇是辨別各自向一路惟

是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方見得仁知合一處仁裏面有知知裏面有仁僩

愛人知人自相為用若不論直與枉一例愛他也不得大抵惟先知了方能頻放得箇仁也聖人只此兩句自包上下後來再與子夏所言皆不出此兩句意所以為聖人之言時舉

文振說樊遲問仁曰愛人一節先生曰愛人知人是仁知之用聖人何故但以仁知之用告樊遲却不告之

以仁知之體文振云聖人説用則體在其中曰固是

蓋尋這用便可以知其體蓋用即是體中流出也時舉

或問愛人者仁之用知人者知之用孔子何故不以仁

知之體告之乃獨舉其用以為説莫是仁知之體難

言而樊遲未足以當之姑舉其用使自思其體曰體

與用雖是二字本未嘗相離用即體之所以流行賀孫

問不仁者遠矣謂不仁者皆為仁則不仁之事無矣曰

是雉

問樊遲問仁知一章𤍠看來不惟治天下國家如此而今學者若在一家一鄉而處置得合義時如此如不仁者遠矣之類曰這仁知兩字相須莫辨别得分曉舉錯得是當便是仁之事且如人在鄉曲處置得事是當教一鄉之人不至於爭鬬即所以仁之也𤍠

子貢問友章

問忠告善道曰告之之意固是忠了須又教道得善始得雉

問忠告善道曰善道是以善道之如有人雖敢忠言未必皆合道理者則是未善也時舉

朱子語類卷四十二